

提升演說技巧 找回學習樂趣

英文急症室

新學年伊始，筆者任教的大學接收了一批內地中學畢業生。這些學生有一個共同的地方，他們不打算去海外升學，而是想爭取入讀香港的大學——一來要考慮留學成本，二來要考慮人身安全。故此，內地生愈來愈傾向於選擇在香港升學。

面對這批學生，筆者作為老師的責任是提升他們英語的水準和能力，除了要跨過雅思這一門檻之外，香港的大學普遍以英文授課，也是他們亟需適應的，聽、讀、講、寫都是問題。

不過，最大的問題是：學生們只懂背誦答案，不懂也不敢提問題，長期只顧刷題、背單詞、記語法，學英語只是為應付考試。對他們來說，學習英語是一件苦差，毫無學習樂趣可言；所幸因為要準備去香港升學，他們學習英語的動機仍在，筆者便緊抓這一點，先幫助他們把學習英語的樂趣追回來。

首先，要對中文和英文的差別建立基本認知。中文是象形文字，在處理抽象概念時非常「笨拙」。例如，serendipity 一詞譯為（偶然發現有趣或珍貴之物的）機緣或幸運，不用長句便難以準確地表述；motherhood 譯為「母親身份」或「當好母親之責」；踢足球的 physicality 譯為「肢體碰撞」。而學術英語偏偏離不開抽象概念，這是中文母語學生的

一大短板。【編按：學術英語中的抽象概念，如 reflexivity，同時對應中文中的反身性／自反性／反思性，三個譯名各偏一義，體現學術現代漢語作為後發譯入語尚未形成穩定的「名詞化術語層」（Nominalization Terminology tier）。】

另外，中文沒有 function word 和 content word 之別。function word 即是指功能詞、文法上的詞，本身沒有什麼內容，其中主要的 preposition（即「介詞」）便屬於功能詞，而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均屬於 content word（有內容的詞）。學英語離不開學功能詞，很多詞的內容取決於介詞。

例如：Britain has burnt through seven prime ministers in 10 years（過去10年英國已換掉10個首相。）。

其中，burnt through 指消耗了，而 burnt out 指精疲力竭，如：This image was burnt into my brain.（這畫面深深印在我腦海裏。）

一些一天到晚都在背單詞的學生根本不把功能詞當作一回事，但短句恰恰是地道英語的基因之一——「造詞的機能」。雅思考試要求考生具有 paraphrase（改述或意譯）的能力，即用短句去改述一個艱難的單詞，靠的正是功能詞的運用。

「造詞的機能」就藏在功能詞裏面，例如：outgoing chairman（卸任主席）、incoming CEO（新任

行政總裁）、oncoming traffic（對向車流）都需用功能詞的「智能英語學習方法」，即 dance with the alphabet（與字母共舞）。

糾正死記硬背的最佳方法莫過於英語演講練習，因為學生需要面對真實的聽眾，和他們進行對話，不再是盲目寫一篇沒有目標讀者的文章。

筆者多年培訓學生參加英文演講比賽，積累不少經驗，可以說，無論在講、寫、讀哪個方面，演講都可給學生帶來茅塞頓開的體驗，改變他們對英語的觀感。

中學時代，筆者代表學校參加全港英語演講比賽，由此養成了英語學習的「終身愛好」，並直接令筆者個人的事業和前途受益——筆者如今能替大學校長撰寫英文演講稿，深感光榮。學習外語如果停留在背單詞、記語法，那就體會不到人類語言的智慧，也間置了英語文字多變的功能。從演講的經驗到領略西方思維讓筆者意識到，學一種外語也是體驗另一種文化。

英語是當今科技、貿易、學術和外交的共通語言，中國在科技領域、高鐵及綠化沙漠有着史無前例的成就，但在英語教學上卻始終缺乏突破。是時候來個大改革，打破中國學生學英語的瓶頸，把學習的樂趣歸還給學生的同時，展現世界強國應有的風範。



●通過演講，學生可以練習如何面對真實的聽眾，充分活用英語。 AI生成圖片



●楊光宗 畢業於多倫多大學。現為英文自由撰稿人，撰寫國際時事評論，亦為教育演說撰寫講稿。近年致力於改革英語教學，創立「概念英語學習法」，志在培育可投入社會和國家的英語專才。電郵：PKY480@gmail.com，歡迎讀者來信提問。

將語言學習帶入生活 單詞不再「滾下山」

浸沐英韻

每逢新學年開學，"No pain, no gain"（不付出就沒有收穫）的勉勵之聲總是不絕於耳。英文 pain 一字通常解作「痛苦」。說起讀書的痛苦，傳統觀念總會想起古人「懸樑」的典故——把頭髮綁在樑上，一打瞌睡就被扯痛，以此強迫自己苦讀。不過，來到現代，學英文是否真的必須經歷這種 hanging one's hair from the beam 般的痛苦？

有時我們習慣了 rote learning（死記硬背），付出了極大努力，卻發現一切只是 in vain（徒勞無功），這種挫折感反而令人卻步。

希臘神話中，便有一個關於徒勞與挫折的著名典故：Sisyphus（西西弗斯）被天神懲罰，要將一顆重達千斤的巨石推向陡峭的山頂。每當他竭盡全力將巨石推至接近山頂、眼看目標 within reach（觸手可及）之際，巨石又會因沉重的重量直滾回山腳，成功始終 out of reach（可望而不可即），陷入循環往復的苦局之中。

這種 fruitless effort（勞而不獲）的荒謬感，相信很多學英文的人都深有體會。有時我們為了考取好成績，拚命背誦生字（memorise vocabulary），明明覺得自己已經掌握了，但到了真正要開口講、落筆寫的時候，卻常常出現 on the tip of tongue（話到嘴邊偏偏想不起來）的窘境；那些字句就像滾回山腳的巨石一樣，瞬間 slip one's mind（從腦海中溜走/忘記）。

這種看得到卻得不到的痛苦，在英文中有一個很傳神的詞——Sisyphian。

根據《牛津英文字典》，Sisyphian 正是源自前述 Sisyphus 推石上山的神話，專門用來形容「徒勞無功的、永無止境的艱巨任務」。在英文寫作中，常見的搭配包括 a Sisyphian task 或 a Sisyphian labour，指那些付出極大努力卻看不到終點的苦差事。例如："Memorizing words without context is a Sisyphian task."（不結合語境死記單字是一項徒勞無功的苦差事。）

「背了又忘」符合遺忘曲線

從語言學習的角度來看，這種「背了又忘」的現象完全符合心理學著名的 forgetting curve（遺忘曲線）。我們在死記硬背時，單字往往只停留在 passive vocabulary（被動詞彙）的層面，即閱讀時雖然能看懂，但缺乏 contextual understanding（真實情境脈絡），未能轉化為能主動輸出的 active vocabulary（活用詞彙）。當學習進入 learning plateau（學習高原期/瓶頸）時，每一次孤立背單字都像是在把巨石推上山，稍一停頓便前功盡棄，令人深感力不從心。

要打破這種「巨石滾回山腳」的困局，關鍵在於改變單詞的記憶與應用模式。單靠死記硬背詞典條目，缺乏句子與文章的語境支撐，單詞在腦海中便如同沒有根基的碎石，很容易順着「遺忘曲線」滑落谷底。相反，我們應該在日常閱讀中，多加累積 collocations（單字搭配）與習慣用語。這就像是在斜坡上



●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日復一日推石上山，由此衍生 Sisyphian 一詞，形容徒勞無功的事情。圖為畫作《西西弗斯》（提香作）。網上圖片

為巨石鑿出穩固的階梯，讓記憶得以真正固化。如此一來，我們便能將詞彙從被動理解轉化為主動活用，不再重複無謂的體力消耗與自我懷疑。

此外，學習單詞時也要建立正確的心理預期。語言能力的提升絕非一步登天的直線過程，而是充滿起伏的螺旋式上升。當我們遇到瓶頸時，別把「忘記」當作失敗，這其實是大腦在消化與整理知識的自然過程。只要在不同的文章與情境中，反覆與同一個單字「重逢」，記憶自然會越來越牢固。

在學英文的旅程中，我們經常會被各種看似連成的目標所 torment（折磨/困擾），當發現自己進步緩慢時，又會感到無比的 frustrated（挫敗/灰心）。我們學語文時，若果太執着於追求完美的成績，就很容易陷入這個惡性循環之中。

過度的焦慮，只會讓我們將精力消耗在對抗挫敗感上，把背單字當成一場痛苦的苦行，反而喪失了學習語言本身的樂趣。要打破這種心魔，我們可以回到西西弗斯的神話中尋找解答。法國哲學家 Albert Camus（卡繆）在探討 Sisyphus 的神話時，曾寫下名言："One must imagine Sisyphus happy."（我們必須想像西西弗斯是快樂的。）他指出，西西弗斯的悲劇不在於推石本身，而在於他是否將這過程視為無意義的折磨。當我們不再將推石視為懲罰，而是專注於腳下的每一步，就能擺脫焦慮，重新掌控自己的心態。

這對我們學英文也是一個很好的提醒：語言學習是一趟漫長的旅程，遇到瓶頸、背了又忘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與其被完美主義困擾/用痛苦的方式折磨自己，不如放下得失心，放寬心情去接觸英文。當你不再執着於一時的成敗，或許能更輕鬆地吸收這門語言。

●黃卓謙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講師



城大學者解構語言力量 改一詞可影響公眾決策

香港文匯報訊 語言從不只是客觀描述世界，它在框定現實、詮釋現實，並主動塑造着我們所處的世界。香港城市大學（城大）英文系與市場營銷學系 Esterina Nervino 教授致力將語言學分析結合市場營銷視角，探討語言如何影響企業策略、可持續發展溝通與社會認同等議題。

自學術生涯伊始，尤其是2021年加入城大以來，Nervino 教授一直致力確立「話語（discourse）」在企業、金融及文化領域中的核心角色。當可持續發展成為無處不在的全球議題，Nervino 教授認為，可持續發展不僅是政策或管理課題，更是一個攸關信任與價值的溝通課題。她的多項研究均呼應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12（負責任消費與生產），聚焦企業與金融機構如何透過傳播策略塑造品牌形象，並引導持份者對ESG的理解與決策。

在發表於《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2025）等國際頂尖期刊的研究中，Nervino 教授運用語料庫輔助與多模態



●城大英文系與市場營銷學系 Esterina Nervino 教授 城大圖片

話語分析發現，銀行在推廣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時，往往並非簡單地強調環境責任或合規要求，而是將可持續發展描繪成能創造新商機、推動增長及帶來長遠價值的機遇。

她指出，語言上的細微差異能影響公眾決策。例如，當銀行以「客戶（clients）」而非「顧客（customers）」稱呼服務對象時，人們更傾向將自己視為主動參與者，對自身金融決策擁有更強掌控感。相關研究證實話語分析並非單純的理論研究，更可確切為企業建立品牌形象及與持份者溝通提供實證參考。

Nervino 教授認為，對於新一代學者，尤其是女性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建立獨特的學術定位，並保持研究質量。同時，她們需要勇於跨越學科界限，主動構建合作網絡，並積極參與產學研合作。

對她而言，科研最有意義之處，在於把理論洞見轉化為實際影響力，為企業、政策及社會帶來改變。

構建外來旋律與本土情懷的橋樑——鄭國江歌詞「譯藝」賞析

恒 大譯站

粵語流行曲黃金年代，詞人不但雕琢旋律，更常扮演「譯者」——將異邦樂章化為本地聽眾心聲。鄭國江先生正是此中翹楚。本文從翻譯學，析其四首改編譯詞，看其如何在音律與意義間遊走，構建外來旋律與本土情懷的橋樑。

歌詞翻譯較諸一般文體，多了「聲」譯之限：粵語九聲須與旋律廝合。鄭老師不諳樂器，僅憑簡譜及小琴鍵逐音試字，艱辛可知。故譯詞難以逐字對譯，反之，須抽取核心意象與情感，重鑄為律境皆配的文字。

Dan Fogelberg《Longer》原詞：「I'll bring fire in the winters / You'll send showers in the springs / We'll fly through the falls and summers / With love on our wings」。

鄭譯《天長地久》：「冬天 燃亮愛火給你/春天 小雨因你輕輕降/秋天 炎夏挽手跟你/同飛 天上」。

原文「bring fire」直譯生硬，鄭氏化為「燃亮愛火」，添「給你」點明施予，情味頓生；又將「falls and summers」拆置兩句，交錯呼應，合律增美。

副歌「Longer than there've been fishes in the ocean / Higher than any bird ever flew」，鄭氏棄直譯採意譯，改為「若要比山 山不算高/……定會比天高」，以中式「山高」、「天高」之喻轉化西方意象，達成奈達「動態對等」——譯文在目標聽眾心中產生與原文相若的效果。

《傷心的小鸚鵡》改編自 Gene Cotton《Me and the Elephant》，原曲副歌列舉猴子、河馬、袋鼠等動物，對比「唯我與象仍記得你」。鄭譯濃縮為「斑馬」與「小鸚鵡」：斑馬乃對方最愛，天天探訪以側寫思念；小鸚鵡「不肯再歌唱」，不言悲而悲已至，較原文直言「記得你」更含蓄。此為「聚焦移情」（focalized empathy）——選擇最觸動目標聽眾的意象放大，其餘淡化，忠於情感，非流於字面。

「詩」更富東方文人雅致含蓄

《Seal with a Kiss》直譯「以吻封缄」，鄭氏改為《日日寄你一首詩》。「詩」較「吻」更富東方文人的雅致含蓄，「日日」則添古典「日日思君」的綿長；歌詞中「詩中充滿一個字一個愛字」、「吻別帶淚」，並未拋棄浪漫，而以「詩」承載、「淚」點染，使外來旋律披上中式抒情外衣。

《Greatest Love of All》譯《至愛》，取「至」之極致，原曲講愛自己才是最大之愛，鄭氏注入香港上世紀八十年代勵志氣息，使歌手陳百強中英文交替演唱毫不違和，實現「形式對等」。鄭老師曾任小學教師，其詞素重教化。《至愛》粵語版在「愛自己」主旨外，強調「孩童」可塑性，由個人自愛拓展至培育下一代。

翻譯歌詞，是情感再現、文化交接、聲音舞蹈。鄭老師在粵語九聲狹道中駛出文學天地。「譯者非叛徒」（Italian: Traduttore traditore），而是「使者」——以筆為舟，渡人於情感兩岸；以詞為橋，連通異邦與本土心靈。筆者深盼，這份「譯詞如譯心」的功夫，他朝可成為香港流行文化的「非遺」，值得我們一再細味、再三致敬。

鳴謝：鄭國江老師為本文選取四首歌詞，以作賞析。



香港恒生大學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關育健 香港恒生大學 翻譯及外語學院兼任講師

Me and the Elephant（副歌）

But it's already been well over a year
And just in case you're interested you might like to hear
How everybody's doin' down at the city zoo
Without you
Well, the monkeys forgot you
The hippo forgot you and so did the kangaroo
But me and the elephants we still remember you
Me and the elephants we'll never forget you

《傷心的小鸚鵡》（副歌）

自妳遠居他鄉 已經過了半載
如妳有興趣 我對妳講一下近況
對妳最愛那斑馬 天天都去探訪
離別妳
哪隻畜生不悲傷
我每次都會 抱抱那白綿羊
籠中的小鸚鵡 不肯再歌唱
傷心的小鸚鵡 想起妳不歌唱